

不复杂的世界 陆梅

姐姐突然来电话,说想和我商量一件事。我和姐姐两个,大学毕业先后离开家乡,在城市里安营扎寨。虽同在一座城市,却各居东西,各自忙碌,甚少见面。若是见面,一定是约好了,一道回家看父母。

姐姐电话里说的正是父母的事。她想让两位老人搬离家乡,和她一起住。姐姐的理由很充分:父母都退休了,住老家寂寞又少人照应,与其一家人分处三地,不如她将父母接去……我自是赞成。于是决定搬家事宜。

挑了一个假期,我们回家一起帮父母整理东西。院子里,阳光很好,微风拂面。院子一东一西分别植了两棵树,一棵梨树,一棵桂树。现在长势正茂,洁白梨花盛开,像千朵白蝶纷飞。桂树的叶子在五月初阳的映照下,越发翠绿可人。水泥地上,纸板箱、书籍、报纸、杂志、纸袋……堆了一院子。

启智就在这时候悄无声息地来了。我已很长时间没见他。他明显长高了,衣服和裤子吊在他拔高了的身子上,有些捉襟见肘。他不作声,眼睑在你直视他的时候照例下垂,把自己“掩藏”起来。

他不讲话,却这里

那里地察看。转了一圈,又回到了院子。不用问,他在找我姐姐的儿子天天。可是天天没来。他有太多的功课

启智被院子里摊了一地的杂物吸引。这些散落一地的旧东西都将被“处理”,天天的外婆、我母亲明确告诉启智:“启智,搬去姐姐家后,母亲恋恋不舍地关上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家。琐碎而又不愿舍弃的东西太多了,母亲为了这些“东西”一次次地回去。与其说是不舍这些旧物件,不如讲她早就习惯了这屋子的气味,屋子里每一样东西摆放的位置,还有这片浸润了她大半辈子的土地。

母亲每次回去总会“撞见”启智,像是巧合,可这样的巧合一多母亲也就明白,启智每天都会来。我脑海里翻腾出启智当年的模样——每每在他无法跟上天天思路的时候,六岁的小天天就负气地把门一关:碎!这个时候,启智就束手无策地站在门外。他双手抚着玻璃门,脸贴在玻璃上,直挺挺的鼻子压成了一堆橡皮泥……

这是启智一头。那么天天呢,念初中预备班的天天又如何想?有一次,天天在我姐的追问下正色道:启智还把我当小孩子,可我已经长大了!我是有意疏远他,好让他明白:现在不是从前……

这是天天这一头的“一厢情愿”。看来他们两个很难再做到“交集”。对一个弱智孩儿来说,让美术馆举办展览外,纯民间的拥有那么多大师级的画家参加的画展,可以说是创先河的,也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。

艺术与人们的心声相关,中国画的精神境界是随时代而循序渐进的。长期在基层从事美术创作设计的应鹤光,回忆起追随画坛前辈的点点滴滴,感叹那些潜移默化的作用。他说:“在最困惑的年代,每星期有一天号称创作和看展览的时间,就往老先生那里跑,如今想来真幸运啊!”正是这样的铺垫,应鹤光

由一个艺术青年成长为海墨画会的会长,承上启下,他责无旁贷。在他看来,创作永远在起点。艺无捷径,只有加倍努力。已过花甲之年的他,从教学岗位退下来后,清静反思,悟出了些许道理。花鸟画创作,也是重在亲近自然,于是我走山访水,同他的画友们在自然中享受着阳光,在绘画艺术中寻求着自我。

观赏近期应鹤光的作品,隐约感觉到他新的变化,这种变化汇聚了他从艺的心路历程,也就成了他已达到的风骨风貌。《浮碧涧憩图》反映的小中见大,一潭涧流,青藤披挂,小鸟歇憩,回味无穷。应鹤光抓住瞬间,倾情宣泄,淋漓尽致。由此看来,此处鸿篇巨制《满地锦簇》,自然非他莫属了。

苏剑秋

苏剑秋

苏剑秋

苏剑秋

苏剑秋

苏剑秋

苏剑秋

苏剑秋

苏剑秋

苏剑秋

苏剑秋

苏剑秋

他明白什么是变化,什么是事实,什么不是事实……的确是个大问题。比如启智,昔日好友、长大了的天天,想要让他明白生活在变化,现在不是过去。可是启智还生活在从前。从前他阳光地生活,阳光地对待朋友,现在当然也不会改变。

启智生活在不复杂的世界里。常人世界的那些言不由衷、虚情假意、小伎俩、小阴谋……在他的世界里不存在。他不复杂地看世界,他也真心投入地交朋友。他一次次地去天天家,一次次地扑空。他其实不是不知道天天已搬家,但他还是固执地每天去。

这样写着的时候,我脑海里的启智生动起来,谁说简单地活着不比复杂地活着更打动人呢?简单地活着,简单地想念,简单地赴一个心灵之约……如此感念和感恩,何尝不是永恒的幸福!

现在以“气死”(“kiss”)著称的“吻”,与一般以为是西洋舶来品的流行看法相反,却是有着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国粹。比如在汉武帝时代的《柏梁台联句》中,就有“啮妃玉唇甘如饴”的诗句,意思是与妃女接吻,其唇甘美如饴糖。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文学中最早的关于“吻”的表现。

但这个值得自豪的悠久的“吻”的传统,在中国文学中却始终没有成为主流——主流是“执子之手”之类,与“吻”部位有别而较为含蓄。而到了“横扫一切”的“文革”时期,“吻”更是成了一个禁区或禁字,无论在生活还是文学里,都讳莫如深。但是且慢——

英语老师正在黑板上写着“Long live……”(“……万岁”)什么的,阿华却在下面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,在昏昏欲睡的教室里惹起了一阵骚动。待英语老师转过身来寻找罪魁祸首,阿华早已无事人一般地左顾右盼,装作像是在寻找失笑者的样子。这是他的故技,屡试不爽的。我们知道,他肯定又在桌肚里放了什么“禁书”,乘老师不注意时偷看了。

下课了,我们围住阿华,打听是什么书让他失笑。他一脸得意,说书名叫《俊友》,是一个姓莫的法国人写的,里

面的故事很“下作”(下流)。他眉飞色舞地介绍着故事情节:俊友追求女人,一个接着一个;每次与女人约会,都要“吻”来“吻”去……他边说边嘴巴“啪啪”作响,又嘿嘿嘿地笑了起来。

大家都也跟着笑了起来,笑得很难为情,很意思暧昧,很心照不宣。大家都为这个被他读作“吻”的字而笑。虽然这个字从不在公开场合出现,无论课本里报刊上文件中,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字存在着,且不用查字典就知道其意思。这是个让人心跳的字。

那天,因为邂逅了这个字,阿华小小地露了一把脸,我们也胡思乱想了一番。

现在在这个舞台上星星们把“气死”挥汗如雨般随便乱抛的时代,还能想象仅仅不久前那个年轻人把“吻”读作“吻”的时代吗?

想想都后怕,中国值得自豪的悠久的“吻”的传统,曾经如此地不绝如缕,命悬一线!

不过回头来看,真正“long live”的,难道不还是“吻”吗?

吻

邵毅平



观日全食

邓伟志

2009年7月22日中国长江流域日全食。敝人从电视上看到从西藏到台湾的日食景象,兴奋异常,草成一首。
白昼夜幕下,
八方落晚霞,
月影遮不住,
光辉遍中华。



*ST,通常是指公司经营连续三年亏损,预警退市的股票,曾经,我就是用这个带星号的ST股来形容自己,因为那身肉,已经不仅仅危害到我的形象,还让我陷入了亚健康状态的迷茫。

或许是周围人呵护我,他们从不忍心说我胖,当我稍微流露出对肥胖的反感时,大家会用“胖很可爱”来“骗骗洋人头”。吃了那么多年糖衣炮弹,我渐渐麻木,还真以为自己金三顺。

直到有一天去食堂吃饭,连平常总爱在打菜时给我加量的陈叶楼师傅也对着我摇头时,我才意识到,是时候“摘星脱帽”了。陈师傅是第一个叫我“胖小姐”的人,要知道,我周围那么多同事,这个绰号可不怎么好听,他不管,照样叫。我点菜的规矩,老朋友们

在一个细雨濛濛的晌午,我与友人前往林木葱茏的上海西郊宾馆,拜会画家应鹤光先生。步入宽敞的宴会大厅中,我被眼前的三张丈二匹拼接的巨画所吸引,但见满堂紫藤花开,孔雀鸟语缠绵;艳色天下皆重,淡墨连结乾坤。应鹤光正面壁创作,他还谦逊地请我们提意见。说实在的,花鸟画行至今朝,如此巨制实在难得,真正的传统功夫在此得到了真实的体现。

在海上画坛,应鹤光的名字并不陌生。“文革”结束时,他最早在人民公园茶室同一批志同道合的画友师长们商议举办画展,也成了海墨画会诞生的序曲。那时除了

叔叔又这么恳切,先将就下算了。这一吃,可谓开启了我就餐历史的新篇章!原来,芹菜在豆腐干的关照下可以如此水润充满嚼劲,清爽清脆,而豇豆呢,带点蒜香,炒得烂烂嫩嫩的,居然能吃出肉味。吃晚饭,揉揉肚皮,打声饱嗝,这人生第一顿全素宴吃得也蛮惬意的嘛!我开始抱怨母亲,为什么她总把荤菜

料理得那么好吃,而把蔬菜当作二等公民,害我这么多年来总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蔬菜。

匆匆离开座位,充满感激地望了一眼陈师傅,想不到又被他“批评”了,“吃这么快?减不了肥!”灰溜溜地踱出食堂,我开始反省体重直线飙升的原因大概就在于我太放纵自己了,任由贪婪的食欲左右肚子的容量。周末

减肥的日子

减肥的日子

减肥的日子

减肥的日子



浮碧涧憩图 (中国画) 应鹤光

由一个艺术青年成长为海墨画会的会长,承上启下,他责无旁贷。在他看来,创作永远在起点。艺无捷径,只有加倍努力。已过花甲之年的他,从教学岗位退下来后,清静反思,悟出了些许道理。花鸟画创作,也是重在亲近自然,于是我走山访水,同他的画友们在自然中享受着阳光,在绘画艺术中寻求着自我。

观赏近期应鹤光的作品,隐约感觉到他新的变化,这种变化汇聚了他从艺的心路历程,也就成了他已达到的风骨风貌。《浮碧涧憩图》反映的小中见大,一潭涧流,青藤披挂,小鸟歇憩,回味无穷。应鹤光抓住瞬间,倾情宣泄,淋漓尽致。由此看来,此处鸿篇巨制《满地锦簇》,自然非他莫属了。

苏剑秋

苏剑秋

苏剑秋

苏剑秋

苏剑秋

苏剑秋

苏剑秋

鲁智深因其慷慨救人,具有自我牺牲精神,成为书中品格最为高尚的独行侠。日本研究家说:“如果在现代日本的《水浒传》读者中做一个人气指数的问卷调查,大概名列榜首的是鲁智深。”(佐竹靖彦《梁山泊——水浒传一〇八豪杰》)如果说武松在中国的名声最大,那么鲁智深的威望在日本最高。

鲁智深行侠,为了两个女性而牺牲了自己的一生。鲁智深救助的第一个女子是素昧平生的卖唱歌女金翠莲。他在酒楼上,耐心而仔细地询问金氏父女受郑屠欺侮和凌辱的情况,慷慨地资助他们银两,让其回乡。第二天一大早就到旅店,坐在客店的板凳上苦守2个时辰(实足4个小时),盯住郑屠的帮凶店小二,不让他去报信,让金氏父女从容逃离,都显得粗中有细,粗人偏细,并有“救人须救彻”的细心和耐心。

鲁智深第二个救助的女子是林冲的妻子张氏。鲁智深与林冲初交为友的当天,林冲即接报娘子正被高衙内缠住要非礼,他急匆匆离去,鲁智深马上带着随从他的一帮泼皮,赶去相救,后来又要为林冲复仇。林冲被发配沧州时,鲁智深深知高衙内与其爪牙密令解差,要在半途暗害林冲,他暗中一路相随,救下林冲的性命。

这次相救,表现了智深另一个性格特点:机警敏锐。他寻找林冲不着,但“见酒保来请两个公人,说道,‘店里一位官人说话。’以此,酒家疑心,放你不下。恐这厮们路上害你,俺特地跟将来。见这两个撮鸟带你入店里去,洒家也在那店里歇。夜间听得那厮两个做神做鬼,把滚汤赚了你的脚,……酒家见这厮们不怀好心,越放你不下。”先预感这厮路上要加害林冲,后耳听两个公人做神做鬼,预知他们不怀好心,而他自己如影随形地紧跟着他们,却令三人毫不察觉;而两个公人假装恭问身份,智深马上察知其动机,智深笑道:“你两个撮鸟,问俺住何处做甚么?莫不去教高俅做甚么奈何酒家?”对歹徒警觉万分。

智深暗中跟随林冲,竟至于不远千里,护送林冲。当林冲问道:“师兄今投那里去?”林冲此问非常可怜,正如渴饮之儿,见母远行,写得令人堕泪。鲁智深道:“杀人须见血,救人须救彻”;洒家放你不下,直送兄弟到沧州。”他救助别人不仅细心,而且方方面面负责到底,认真实践他那“救人须救彻”的原则。

鲁智深本是一个军官,过着吃穿不愁、酒肉随意的潇洒日子。为了救助金翠莲,还为她报仇,不慎打死郑屠,为逃避人命官司,做了和尚,过着毫无前途、难熬的清苦生活。又为了救助张氏和她的丈夫林冲,恶了高太尉,连和尚也做不成,终于沦落为强盗。

西游有补,黠鼠也有补,特赋之。
鼠司令下,群鼠出洞,桌上佳肴,言食者皆系高干,宴甚丰,群鼠正饱餐兴酣,听身后咔嚓,鼠洞已堵,归之无路,鼠司令急呼“上当”,令“撒”,群鼠夺路奔窜,被人预设鼠笼鼠夹悉数擒住,厨师已烧一锅沸水言:“客人鱼虾吃腻,改吃鼠宴了,并说鼠身蛋白丰富云云。”群鼠涕泗交流,鼠黠乎?人黠乎?

鲁智深为救二女子牺牲一生

周锡山

十日谈

减肥的日子

明起刊登

一组《我的移动好生活》。